

《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》推荐读物
青少年课外阅读成长书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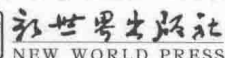
宽容是一种爱 TOLERANCE IS A KIND OF LOVE

肖复兴/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98937号


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宽容是一种爱 / 肖复兴著. — 北京 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5.8
(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)

ISBN 978-7-5104-5402-8

I. ①宽… II. ①肖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98927 号

宽容是一种爱

作 者: 肖复兴

策划编辑: 张铁成

责任编辑: 袁 静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北京市燕鑫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字 数: 205 千字 印张: 15

版 次: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5402-8

定 价: 28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

目 录

第一章 太阳味道的西红柿

-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荔枝 /2 | 豆秸垛 /40 |
| 那片绿绿的爬山虎 /5 | 北京的树 /42 |
| 丁香结 /8 | 花布和苹果 /45 |
| 白雪红炉煨白薯 /10 | 翻毛月饼 /48 |
| 蓖麻籽 /14 | 太阳味道的西红柿 /51 |
| 花边饺 /17 | 佛手之香 /54 |
| 林荫路 /19 | 面包房 /57 |
| 栗子杂忆 /22 | 鱼鳞瓦 /62 |
| 白桦林 /25 | 冬日四食 /66 |
| 下午茶 /27 | 除夕的荸荠 /70 |
| 明信片 /31 | 孤单的雪人 /72 |
| 青木瓜之味 /35 | 萤火虫 /75 |
| 杜鹃，杜鹃 /38 | |

目 录

第二章 美丽的脆弱

母亲和莫扎特 /78

表叔和阿婆 /80

忽然想起了棉花 /83

细雨台儿庄 /85

夜曲 /88

母亲的学问 /90

楼前的黄昏 /92

年轻时去远方漂泊 /96

借书奇遇记 /99

华梅西餐厅 /102

美丽的脆弱 /104

草帽歌 /106

地理课 /108

超重 /110

北大荒的教育诗 /112

曲线是上帝的 /115

阳光的感觉 /117

阳光的三种用法 /120

生日诗会 /123

窗前的花今年开了 /126

叫不出你们的名字 /129

年的味道和声音 /133

新春短札 /137

目 录

第三章 简洁是最美的生活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水之经典 /148 | 雪被城市带坏了 /194 |
| 浪漫的丧失 /150 | 塑料袋 /197 |
| 树的敬畏 /152 | 宽容是一种爱 /199 |
| 寂寞不是一个漂亮的标签 /154 | 三月扔书 /201 |
| 简洁是最美的生活 /157 | 大合唱 /203 |
| 忠诚 /160 | 风中华尔兹 /206 |
| 泡影 /163 | 自行车咏叹调 /208 |
| 颠簸的记忆 /168 | 大自然的情感 /214 |
| 苹果寓言 /173 | 上一碗米饭的时间 /218 |
| 钟和表 /177 | 在蚂蚁的隔壁，在蜗牛的对门 /221 |
| 甜的尴尬 /180 | 青春还债期 /225 |
| 学会感恩 /183 | 大白菜心理学 /228 |
| 一场戏的工夫 /186 | 等那一束光 /231 |
| 街上连狗的目光都变了 /189 | |
| 铁板的呼吸 /191 | |

第一章 太阳味道的西红柿



荔 枝

我第一次吃荔枝，是28岁的时候。那时，我刚从北大荒回到北京，家中只有孤零零的老母。站在荔枝摊前，脚挪不动步。那时，北京很少见到这种南国水果，时令一过，不消几日，再想买就买不到了。想想活到28岁，居然没有尝过荔枝的滋味，再想想母亲快70岁的人了，也从来没有吃过荔枝呢！虽然一斤要好几元，挺贵的，咬咬牙，还是掏出钱买上一斤。那时，我刚在郊区谋上中学老师的职，衣袋里正有当月42元半的工资，硬邦邦的，鼓起几分胆气。我想让母亲尝尝鲜，她一定会高兴的。

回到家，还没容我从书包里掏出荔枝，母亲先端出一盘沙果。这是一种比海棠大不了多少的小果子，居然每个都长着疤，有的还烂了皮，只是让母亲一一剝去了疤，洗得干干净净。每个沙果都显得晶光透亮，沾着晶莹的水珠，果皮上红的纹络显得格外清晰。不知老人家洗了几遍才洗成这般模样。我知道这一定是母亲买的处理水果，每斤顶多5分或者1角。居家过日子，老人就这样一辈子过来了。不知怎么搞的，我一时竟不敢掏出荔枝，生怕母亲骂我大手大脚，毕竟这是那一年里我买的最昂贵的东西了。

我拿了一个沙果塞进嘴里，连声说真好吃，又明知故问多少钱一斤，然后不住口说真便宜——其实，母亲知道那是我在安慰她而已，但这样的把戏每次依然让她高兴。趁着她高兴的劲儿，我掏出荔枝：“妈！今儿我给您也买了好东西。”母亲一见荔枝，脸立刻沉了下来：“你财主

了怎么着？这么贵的东西，你……”我打断母亲的话：“这么贵的东西，不兴咱们尝尝鲜！”母亲扑哧一声笑了，筋脉突兀的手不停地抚摸着荔枝，然后用小拇指甲盖划破荔枝皮，小心翼翼地剥开皮又不让皮掉下，手心托着荔枝，像是托着一只刚刚啄破蛋壳的小鸡，那样爱怜地望着舍不得吞下，嘴里不住地对我说：“你说它是怎么长的？怎么红皮里就长着这么白的肉？”毕竟是第一次吃，毕竟是好吃！母亲竟像孩子一样高兴。

那一晚，正巧有位老师带着几个学生突然到我家做客，望着桌上这两盘水果有些奇怪。也是，一盘沙果伤痕累累，一盘荔枝玲珑剔透，对比过于鲜明。说实话，自尊心与虚荣心齐头并进，我觉得自己仿佛是那盘丑小鸭般的沙果，真恨不得变戏法一样把它一下子变走。母亲端上茶来，笑吟吟顺手把沙果端走，那般不经意，然后回过头对客人说：“快尝尝荔枝吧！”说得那般自然、妥帖。

母亲很喜欢吃荔枝，但是她舍不得吃，每次都把大个的荔枝给我吃。以后每年的夏天，不管荔枝多贵，我总要买上一两斤，让母亲尝尝鲜。荔枝成了我家一年一度的保留节目，一直延续到三年前母亲去世。

母亲去世前是夏天，正赶上荔枝刚上市。我买了好多新鲜的荔枝，皮薄核小，鲜红的皮一剥掉，白中泛青的肉蒙着一层细细的水珠，仿佛跑了多远的路，累得张着一张张汗津津的小脸。是啊，它们整整跑了一年的长路，才又和我们阔别重逢。我感到慰藉的是，母亲临终前一天还吃到了水灵灵的荔枝，我一直认为是天命，是母亲善良忠厚一生的报偿。如果荔枝晚几天上市，我迟几天才买，那该是何等的遗憾，会让我产生多少无法弥补的痛楚。

其实，我错了。自从家里添了小孙子，母亲便把原来给儿子的爱分给孙子一部分。我忽略了身旁小馋猫的存在，他再不用熬到28岁才能尝到荔枝，他还不懂得什么叫珍贵，什么叫舍不得，只知道想吃便张开嘴巴。母亲去世

很久，我才知道母亲临终前一直舍不得吃一颗荔枝，都给了她心爱的太馋嘴的小孙子吃了。

而今，荔枝依旧年年红。

1991年1月于北京。

那片绿绿的爬山虎

1963年，我上初三，写了一篇作文叫《一张画像》，是写教我平面几何的一位老师。他教课很有趣，为人也很有趣，致使这篇作文写得也自以为很有趣。经我的语文老师推荐，这篇作文竟在北京市少年儿童征文比赛中获奖。当然，我挺高兴。一天，语文老师拿来厚厚一个大本子对我说：“你的作文要印成书了，你知道是谁替你修改的吗？”我睁大眼睛，有些莫名其妙。“是叶圣陶先生！”老师将那大本子递给我，又说：“你看看叶先生修改得多么仔细，你可以从中学到不少东西！”

我打开本子一看，里面有这次征文比赛获奖的20篇作文。我翻到我的那篇作文，一下子楞住了：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红色的修改符号和改动后增添的小字，密密麻麻，几页纸上到处是红色的圈、钩或直线、曲线。那篇作文简直像是动过大手术鲜血淋漓又绑上绷带的人一样。回到家，我仔细看了几遍叶老先生对我作文的修改。题目《一张画像》改成《一幅画像》，我立刻感到用字的准确性。类似这样的地方修改得很多，长句子断成短句的地方也不少。有一处，我记得十分清楚：“怎么你把包几何课本的书皮去掉了呢？”叶老先生改成：“怎么你把几何课本的包书纸去掉了呢？”删掉原句中“包”这个动词，使句子干净了也规范了。而“书皮”改成了“包书纸”更确切，因为书皮可以认为是书的封面。我真的从中受益匪浅，隔岸观火和身临其境毕竟不一样。这不仅使我看到自己作文的种种毛病，也使我认识到文学事业的艰巨：不下大力气，不一丝不苟，是难成气候的。我虽然未见叶老先生

的面，却从他的批改中感受到他的认真、平和以及温暖，如春风拂面。

叶老先生在我的作文后面写了一则简短的评语：“这一篇作文写的全是具体事实，从具体事实中透露出对王老师的敬爱。同学如果没有在这几件有关画画的事儿上深受感动，就不能写得这样亲切自然。”这则短短的评语，树立起我写作的信心。那时我才15岁，一个毛头小孩，居然能得到一位蜚声国内外文坛的大文学家的指点和鼓励，内心的激动可想而知，涨涌起的信心和幻想，像飞出的一只鸟儿抖着翅膀。那是只有那种年龄的孩子才会拥有的心思。

这一年暑假，语文老师找到我，说：“叶圣陶先生要请你到他家做客！”

我感到意外。像叶圣陶先生这样的大作家，居然要见见一个初中学生，我自然当成人生中的一件大事。

那天，天气很好。下午，我来到东四北大街一条并不宽敞却很安静的胡同。叶老先生的孙女叶小沫在门口迎接了我。院子是典型的四合院，敞亮而典雅，刚进里院，一墙绿葱葱的爬山虎扑入眼帘，使得夏日的燥热一下子减少了许多，阳光都变成绿色的，像温柔的小精灵一样在上面跳跃着闪烁着迷离的光点。

叶小沫引我到客厅，叶老先生已在门口等候。见了我，他像会见大人一样同我握了握手，一下子让我觉得距离缩短不少。落座之后，他用浓重的苏州口音问了问我的年龄，笑着讲了句：“你和小沫同龄呀！”那样随便、和蔼，作家头顶上神秘的光环消失了，我的拘束感也消失了。越是大作家越平易近人，原来他就如一位平常的老爷爷一样让人感到亲切。

想来有趣，那一下午，叶老先生没谈我那篇获奖的作文，也没谈写作。他没有向我传授什么文学创作的秘诀、要素活指南之类。相反，他几次问我各科学习成绩怎么样。我说我连续几年获得优良奖章，文科理科学习成绩都还不错。他说道：“这样好！爱好文学的人不要只读文科的书，一定要多读各科的书。”他又让我背背中国历史朝代，我没有背全，有的朝代顺序还背颠倒了。他又说：“我们中国人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历史，搞文学的人不搞

清楚我们的历史更不行。”我知道这是对我的批评，也是对我的期望。

我们的交谈很融洽，仿佛我不是小孩，而是大人，一个他的老朋友。他亲切之中蕴含的认真，质朴之中包容的期待，把我小小的心融化了，以致不知黄昏什么时候到来，悄悄将落日的余晖染红窗棂。我一眼又望见院里那一墙的爬山虎，黄昏中绿得沉郁，如同一片浓浓湖水，映在客厅的玻璃窗上，不停地摇曳着，显得虎虎有生气。那时候，我刚刚读过叶老先生写的一篇散文《爬山虎》，便问：“那篇《爬山虎》是不是就写的它们呀？”他笑着点点头：“是的，那是前几年写的呢！”说着，他眯起眼睛又望望窗外那爬山虎。我不知那一刻老先生想起的是什麼。

我应该庆幸，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作家，竟是这样一位大作家，一位人品与作品都堪称楷模的大作家。他对于一个孩子平等真诚又宽厚期待的谈话，让我15岁那个夏天富有生命和活力，仿佛那个夏天便长了。我好像知道了或者模模糊糊懂得了：作家就是这样做的，作家的作品就是这么写的。同时，在我的眼前，那片爬山虎总是那么绿着。

1991年底于北京。

丁香结

我家原来住的大院里曾经有两株丁香，一株开白花，一株开紫花。丁香花香很浓，每年春天大院里都弥漫着浓郁的花香。它们陪伴我度过整个童年和少年，在两株丁香树的枝桠间挂一条我们从家里偷出来的床单做幕布，演出可笑透顶的节目，让斑驳的丁香花影洒在身上，是我们童年最快乐的事了。

这两株丁香是我们大院的替罪羊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刚开始，红卫兵首先看它们不顺眼，说养花是“封资修”，要种应该种果树可以为人们结果吃，便毫不留情地把它们给砍倒了。这是近20年前夏天的事，第二年春天，大院里再没有了浓郁的丁香花香飘散，大院的人们或忙于革命或忙于被革命，谁也没注意院子里少了两株丁香，仿佛它们并不是两个生命。人是极容易忘恩负义的，就那样忘掉了曾经给予全院花香和欢乐的丁香树。更为可怕的是因为砍倒了丁香树，大院腾出了一个宽阔的空场，当时流行的批斗会就在这儿进行，批斗对象有我们大院的也有别处的所谓“牛鬼蛇神”，人们愤怒高举的手臂代替了原来丁香树纷披的树枝。

老实地讲，我也是大院这些忘恩负义人其中之一，那一年的春天，我同样彻底地忘却了那两株丁香，并跟着人们一起在原来丁香树下挥动虔诚的语录和讨罚的手臂，直到有一天在这个地方站着弯腰低头的父亲接受批斗。

那一天清早，在大院门口的墙上先看见贴着揭发父亲的大字报，其实父亲不过是参加过国民党，大院里似乎没有什么人可批斗的了，拉他出来陪斗。批斗会在下午进行，红卫兵们要我参加，以表示我划清界限的立场。可上午

我就离开了大院，我不忍心看年老多病的父亲去弯腰低头，更知道我自己完了，在大院里再也抬不起头来。一下子，我的心千疮百孔，四下飘散，无根无着。现在想来，其实我是胆小又有些自私，彻底悲观，只觉得眼前一片黯淡无光。

那一天，我无处可去，想找个同学诉说一下苦闷又不敢找，开始像漂泊的云彩一样在大街上游荡，后来坐上公共汽车索性这头坐到那头，打发落寞难捱的时间，盼望天快些黑下来，大院的批斗会早些结束，趁着夜幕落下的时分再回家，走进大院不会被人看见。汽车来回地坐，被售票员发现，奇怪而警惕地不住打量我，弄得我不敢再坐同一路的汽车，换着路线坐，眼前一派迷茫，车窗外的街景只变幻成闪烁的光点，什么也看不清了。

黄昏到来的时候，我在一辆5路汽车上，看见一个小姑娘手里拿着一枝紫丁香花，小姑娘也就四五岁，依偎在一个年轻妈妈的怀里。她和她手中的丁香花突然让我的眼睛一亮，那个时候，花成为资产阶级的象征，这个小姑娘居然还敢手里拿着丁香花，旁若无人地在公共汽车上大摇大摆地张扬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即使近20年过去了，依然清晰如昨，是5路汽车，那时5路汽车终点站在广安门，广安门外是一片农村，小姑娘手里的丁香一定是郊外农村摘来的，那一枝紫丁香花在颠簸的公共汽车上摇曳，浓郁的花香弥漫整个车厢……

我的板结的心一下子被这丁香花香熏得柔软了许多。我忽然觉得自己还不如这个小姑娘勇敢坚强。我也忽然想起大院里已经被我遗忘的那两株丁香，如果不被砍也该开花了，把浓郁的花香飘散全院了。车到前门时，我下了车回家了。那时，夜幕没有降临，大院里正炊烟缭绕，要做晚饭了。

我常常想起那个小姑娘和她手里的那枝紫丁香，是她在我最软弱的时候让我坚强了一些，让我相信美是可以被摧残却是毁灭不掉的。

1992年3月6日于北京。

白雪红炉烤白薯

如今，冬天里白雪红炉吃烤白薯，已经不新鲜，几乎遍布大街小巷，都能看见立着胖墩墩的汽油桶，里面烧着煤火，四周翻烤着白薯。这几年还引进了台湾版的电炉烤箱的现代化烤白薯，立码儿丑小鸭变白天鹅一样，在超市里买，价钱比外面的汽油桶高出不少，但会给一个精致一点儿的纸袋包着，时髦的小姐儿翘着兰花指拿着，像吃三明治一样优雅的吃。

在老北京，冬天里卖烤白薯永远是一景。它是最平民化的食物了，便宜，又热乎，常常属于穷学生、打工族、小职员一类的人，他们手里拿着一块烤白薯，既暖和了胃，也烤热了手，迎着寒风走就有了劲儿。记得老舍先生在《骆驼祥子》里，写到这种烤白薯，说是饿得跟瘪臭虫似的祥子一样的穷人，和瘦得出了棱的狗，爱在卖烤白薯的挑子旁边转悠，那是为了吃点儿更便宜的皮和须子。

民国时，徐霞村先生写《北平的巷头小吃》，提到他吃烤白薯的情景。想那时他当然不会沦落到祥子的地步，他写他吃烤白薯的味道时，才会那样兴奋甚至有点儿夸张地用了“肥、透、甜”三个字，真的是很传神，特别是前两个字，我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谁会用“肥”和“透”来形容烤白薯的。

但还有一种白薯的吃法，今天已经见不着了，便是煮白薯。在街头支起一口大铁锅，里面放上水，把洗干净的白薯放进去一起煮，一直煮到把开水耗干。因为白薯里吸进了水分，所以非常的软，甚至绵绵得成了一滩稀泥。想徐霞村先生写到的“肥、透、甜”中那一个“透”字，恐怕用在烤白薯上

不那么准确，因为烤白薯一般是把白薯皮烤成土黄色，带一点儿焦焦的黑，不大会是“透”，用在煮白薯上更合适。白薯皮在滚开的水里浸泡，犹如贵妃出浴一般，已经被煮成一层纸一样薄，呈明艳的朱红色，浑身透亮，像穿着透视装，里面的白薯肉，都能够丝丝的看得清清爽爽，才是一个“透”字承受得了的。

煮白薯的皮，远比烤白薯的皮要漂亮，诱人。仿佛白薯经过水煮之后脱胎换骨一样，就像眼下经过美容后的漂亮姐儿，须刮目相看。水对于白薯，似乎比火对于白薯要更适合，更能相得益彰，让白薯从里到外的可人。煮白薯的皮，有点儿像葡萄皮，包着里面的肉简直就成了一兜蜜，一碰就破。因此，吃这种白薯，一定得用手心托着吃，大冬天站在街头，小心翼翼的托着这样一块白薯，嘬起小嘴嘬里面软稀稀的白薯肉，那劲头只有和吃喝了蜜的冻柿子有一拼。

老北京人又管它叫做“烋白薯”。这个“烋”字是地地道道的北方词，好像是专门为白薯的这种吃法订制的。烋白薯对白薯的选择，和烤白薯的选择有区别，一定不能要那种干瓢的，选择的是麦茬儿白薯，或是做种子用的白薯秧子。老北京话讲：处暑收薯，那时候的白薯是麦茬儿白薯，是早薯，收麦子后不久就可以收，这种白薯个儿小，瘦溜儿，皮薄，瓢儿软，好煮，也甜。白薯秧子，是用来做种子用的，在老白薯上长出一截儿来，就掐下来埋在地里。这种白薯，也是个儿细，肉嫩，开锅就熟。

当然，这两种白薯，也相应的便宜。烋白薯这玩意儿，是穷人吃的，从某种程度上，比烤白薯还要便宜才是。我小时候，正赶上三年的天灾人祸，全国闹自然灾害，每月粮食定量，家里有我和弟弟正长身体要饭量的半大小子，月月粮食不够吃。家里只靠父亲一人上班，日子过得拮据，不可能像院子里有钱的人家去买议价粮或高价点心吃。就去买白薯，回家烋着吃。那时候，入秋到冬天，粮店里常常会进很多白薯，要用粮票买，每斤粮票可以买五斤白薯。但是，每一次粮店里进白薯了，都会排队排好多人，都是像我家一样，